

壩上風光

王振霞

——憶沙坪壩與華西壩

人間天堂地獄三壩

三十年代對日抗戰時期的年輕人幾乎與「壩」結了不解之緣！目前在台的文化界人士、政府首要及各行各業的高階層人士，幾乎都有「壩上人」的踪跡，是否已沖淡了當日「壩」上多采多姿的情懷？

那時的「壩」對青年學子而言，只要提到「壩」這個字，眼睛無不為之一亮！多少人為「壩」涉水渡山，多少人絞盡了腦汁設法擠入「壩」的大門。一旦成爲「壩」上人，那是多麼榮耀！多麼令人羨慕！

西遷的中央大學位於重慶市的「沙坪壩」，擠在重慶原建的重慶大學與中央工業專科學校的夾縫裏。校舍位於松林坡上。所有的校舍都是因陋就簡的竹籬茅舍。學生大多來自戰區，靠貸金過日子；經濟來源斷絕，生活異常艱苦，平時能塞飽肚子就不錯了，它的綽號叫「人間」。

華西大學、金陵大學、金陵女子大學（校長吳貽芳）、齊魯大學（校長劉世傳）及中央大學的醫學院均在成都市南門外的華西壩。大部分校

舍是戰前建築的，富麗堂皇，學生大多是四川省的所謂「紳糧」子弟，生活優裕。它的綽號是：「天堂」。（西北聯合大學在陝西省的「古路壩」，生活條件更差，號稱「地獄」。）

練就快狠準穩絕技

來台的名女作家孟瑤及潘人木兩位女士均是重慶時代號稱「人間」沙坪壩上的壩上人，當還記得當年在壩上用餐打衝鋒時「快！狠！準！穩！」的四大要訣！兩位女士看到本文時當會啞然失笑。

壩上的伙食團是有名的「八寶飯」。所謂「八寶飯」係指米飯裏夾雜有稗子、沙子、小石子、老風屎等等。八年抗戰「壩」上人吃了八年的「八寶飯」。最妙的是有人說：「老風屎可以幫忙消化。」這套理論不曉得出自何經？何典？

學生摺伙交了錢取得一張飯票，吃一餐撕一格（與目前的公車月票類似）。吃飯時伙委認票不認人，持有飯票的有時外出無法到餐廳用餐可以「零餐」出售。也可以定期兩天、三天轉讓。應運而起的那些零星飯票的海報貼滿了宿舍公

告欄，飯廳內隨處可見，琳瑯滿目，怵目驚心。如：「月終伙食，平時價錢，忍痛出讓！」（按：依例月底加菜！）真是點點是淚！滴滴是血！

初到「人間」表哥就一派正經地把用餐的「快！狠！準！穩！」四字要訣傳授給了我。如今在台的孟瑤及潘人木女士，不知是否還記得往日的那些鮮事？四十年的歲月，也許把那些鮮事沖淡了。

所謂「快」，要眼快、手快！一到開飯時間，飯廳外面早已擠滿了人，只聽到嚶嚶的喊：「來了！來了！」但看兩位赤脚大仙（川胞習慣打赤脚），脖子上纏了一塊大大的毛巾，用根大粗木桿抬着一個碩大無比的木製大飯桶，兩個人肩膀一歪，撲通一聲，飯桶尚未放穩，人羣一擁而上。第一碗飯盛得要「快」。盛完飯回歸本位，本孔子「食不語」的原則狼吞虎嚥！吃完第一碗趕快去盛第二碗。第三碗根本沒有希望，所以盛第二碗時，立刻採用「狠」字祕訣，用飯瓢緊緊的扣滿。第三個祕訣是「準」，看到一塊大肥肉用筷子對準去夾！光準不行，萬一夾菜時一個不小心掉到盤內會像疾風捲落葉半路殺出一個「程咬金」，

因此必須把握第四個祕訣「穩」！夾肉時既已夾起就需穩穩的夾起。

飯量小的女同學吃一碗飯就差不多了，這四字祕訣對她們來說似乎行不太通。但也未必，我曾看到一位運動場上的三鐵女將吃起飯來那股捨「準」、「穩」而採取「快」、「狠」的戰略絕不亞於男士。假使你把握不了「快」、「狠」兩個要訣，第一碗飯未吃完，大飯桶早已桶底朝天了。

打牙祭妙辭喝玻璃

現在的一般家庭每逢休日，太太們總要設法加上一兩個色香味俱全的菜，如鱈魚、大蝦等。或者索性到館子裏吃海鮮、牛排，吃起飯來，根本無「飯」可吃。

反觀對日抗戰時慢說魚、蝦、鷄、鴨，假使能有一碗粉蒸五花肉已經是够意思了（上好的肉大部分由炊事先生享用了）。

加菜，四川同胞叫「打牙祭」！這個名詞取得絕妙！對日抗戰時期，物資異常缺乏，能塞滿肚子就不錯了，至於菜，幾乎是千篇一律的青菜蘿蔔。所以一般家庭每隔十天、八天總要買上半斤或一斤豬肉，闔家大小「大吃」一番祭祭牙齒！

以上所談是狹意的「純打牙祭」！有時「打牙祭」三字推而廣之，用意極廣。記得在壩上一個小茶館裏喝「玻璃」（純開水，比放茶葉的茶要便宜。戰區學生喝「玻璃」的居多）。「玻璃」這個名詞與「打牙祭」有異曲同工之妙！但看你在何時機去用，聽的人會心照不宣。

記得一次看到一位長袍馬褂，道貌岸然，手攜線裝書的老者自馬路上走過。表哥笑咪咪的向我們新來的同伴說：「老先生周末打牙祭來了！」正牌壩上人哄堂大笑，我們瞠目結舌不知笑為何來！表哥看我們一無表情，便立即加以解釋說：「老先生的太太是壩上的名教授，老先生回來是作雀橋之會。」我們才恍然大悟「打牙祭」的另一含義。

空前絕後腳踏實地

來自戰區的中大學生所住的宿舍是克難式的。房舍幾乎是清一色的用竹片串捆的竹籬，裏外糊以水泥。住的床鋪是用木板釘製的雙層鋪。而一小房間約四、五坪大小，房內擺設四張床，可供八人住宿，中間靠窗戶擺一張小木棹放茶水、書籍之用，這是較好的房間。其次為大通鋪，一棟房內擺數十張雙層床，爛襪子破鞋到處皆是，看起來像是一個破落戶。

這些戰區流亡學生，幾乎一無所有，一雙皮鞋穿了又穿。鞋底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用舊汽車輪胎裁製的。有這麼一雙皮鞋已經是很體面了，鞋底磨破是常事，補了又補。壩上人美其名曰：「腳踏實地」。襪子破了，襪頭及襪底破了，只要上面有那麼一截，照穿不誤，壩上人美其名曰：「空前絕後」。他們生活之苦可想而知。

夏天容易打發，及至「巴山夜雨漲秋池」來臨之時，冷風隨之而來，真是苦了壩上人。及至三十二年中大校長顧孟餘辭去校長職務，由當時的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兼任校長，發現學生連禦

寒的衣物都成問題，即飭令軍事當局撥了一批草綠色的棉軍服供學生穿用，才算解決了穿的問題。

忍痛貼招出讓舊書

記得一位老師曾經說過一句頗富羅曼蒂克的話：「珍惜你心愛的書籍應該像珍惜你自己心慕的戀人一樣」。這句話深藏在我腦海裏始終忘懷不了。

來自戰區的學子們不遠千里遠涉重慶去讀書，求學機會之少、之難可想而知。這批流亡學生除了靠政府所發給的一點資金勉以維持三餐之需外，購買書籍、衣物是一種極沉重的負擔。因此必須設法在課外打一點零工來貼補，或靠朋友的介紹去兼代一些小差事如繕寫、校對、家教之類以彌補日常所需，尤其是購買書籍，對學生所受的壓力更大。尤以原裝的外文書籍，一本書的價格相當於一個月的伙食，心情之沉重不難想見。

在迫切的需求下為了購買新書，為了幾十元的路費，不得不開源，幾乎一無所有的學子們不惜將心愛的「戀人」已讀過的書籍轉讓出售。正如「零星飯票」一樣，校區宿舍、環壩人行道旁的布告牌琳瑯滿目，到處貼滿了舊教本出讓的小啓事，如：「原裝經濟學概論，註解詳盡，不需翻字典，忍痛出讓，請至×棟×室某人面洽」，「即將離校（畢業）×系×年級全套書籍，包裝完整，註解詳盡，忍痛大犧牲」！真不知多少辛酸！多少淚！

每逢我手持飯票經過這些告示牌時，不禁潸

然淚下。這也正代表着堅毅不拔、奮勇不屈的重慶精神！現在不妨放眼看看，當年在壩上吃飯時打衝鋒、「腳踏實地」、「空前絕後」，受盡折磨，流離失所的那批學子們不正是現在盡瘁為國效忠的那批忠貞之士是誰？

華西天堂風光旖旎

華西壩位於成都市的南門外，對日抗戰時期在學子心目中是日思暮念的響了半個天的「天堂」。在心理上是一個高不可攀的學府。尤以家庭環境較差的根本不作此想。

壩上有幾所名聞中外教會所辦的「貴族」式大學，如金陵大學、金陵女子大學、燕京大學、齊魯大學等，這些大學可以說「得天獨厚」。大部分是宏偉巍峨的建築，紅牆綠瓦，富麗堂皇，綠蔭深處配合着歌德式俏麗的小洋房。平整的校區道路是用黑煤炭渣所平鋪，翠綠欲滴中一條條墨漆的小徑。校園柳蔭深處荷池處處，水清如鏡。綠葉紅花嬌妍如滴，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雙雙對對漫步於大自然中，遠遠望去恰似一幅俏麗的圖案。

進入金男大、金女大的男女青年大多是世家子弟，家庭富裕者較多，也就是一般人所謂的「公子哥兒」。就以穿着而論，在戰時女孩子們能穿一襲陰丹士林旗袍已屬不易，男生們多是芝蔴灰中山裝。而金男大、金女大男女學生的穿着在當時而論算是最時髦的，男的穿的是國產西服料（西北毛紡廠出品，綽號叫「麻布裝」），女的則旗袍洋裝，爭豔鬥奇。校區內充滿了羅曼蒂克

的氣氛，在在流露着教會學校的活潑色彩！

青春島戀愛湖遐思

在華西壩校園的南端有兩處令人遐思的去處，一處是「青春島」，一處是「戀愛湖」。

所謂「青春島」是一個三面環小水溪的小土丘。雜花生樹，處處洋溢青春氣息。另外一處是「戀愛湖」，祇不過數畝的小水池，幾乎是一池死水，為羣鴨羣鵝的出入地。糞便遍野，了無生氣。

但因爲這兩個地方異常僻靜，壩上的青年男女則多喜月上柳梢頭時雙雙對對攜手前往散步談心，虧那些文士騷客給這兩個地方取了兩個富於詩意的雅號。

池水吹皺千卿底事

恬靜的校園生活，也有吹皺一池春水的時候。記得不知那位雅士心血來潮，仿西廂記的調門寫了一首打油詩。這首詩是：「待月荷池旁，兩腿微半開，魚躍荷葉動，疑是警察來」。刊載於成都市的一家報紙的副刊上（似乎是新新新聞報的副刊）。報紙一出引起一場軒然大波，金男大、金女大的男女學生憤然集結徒步前往這家報社的門前將其櫥窗玻璃、大門打得稀里嘩拉，並要求這家報社道歉！足證那些大孩子確實天真得可愛！

時光匆匆，一晃就是三十幾年，借問「天堂」壩上人還記得當年那些點點滴滴否？

詩聯新話

謝康博士著
定價柒拾元

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字字珠璣，篇篇精彩，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母性文學、詠史詩、清詩派別。下篇：楹聯新話；有楊杏佛、吳佩孚、章太炎、康有為、陳布雷、馬君武、曾國藩、左宗棠、胡漢民、邵元冲、謝無量、丘逢甲、徐世昌、鄒魯等名作軼詩美不勝收。

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